

# 《李清照的红楼梦》： 21世纪之重大文化发现

■ 陈默

2013年是一代文豪曹雪芹诞辰250周年。这位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拥有重要地位的伟大作家,以“十年辛苦”著就的《红楼梦》,吸引了后人纷纷探寻其心灵密码且200年不辍,由此形成的蔚为大观的红学已成为无可争辩的当代三大显学之首。

随着时间推移,《红楼梦》备受关注的热度不仅持续不减反而与日俱增,多少人手捧奇书穷经皓首研磨穿,以至于众说纷纭新论如林。而日前由田伟、吴昀国策划,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李清照的红楼梦》,则在全国读者中骤然引发轩然大波,令红学界诸多专家学者既争相热议又惊叹不止。一部新书为曹公的250岁冥寿送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也为当代红学乃至文化领域投放了一枚重磅炸弹。

## 林黛玉的创作原型

在《李清照的红楼梦》一书中,作者冯蜂鸣先生表达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公式:

《红楼梦》=《风月宝鉴》+李清照

即《红楼梦》是曹雪芹在自己早年的《风月宝鉴》基础上,引进李清照的大量素材而完成的以林黛玉为主人翁的文学作品。

由此,《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宝玉是曹雪芹化身的传统理念,顷刻间被彻底颠覆了。过往,《红楼梦》研究的主基调一般都维系于曹雪芹的“自道其生平”,无论是荣华富贵的大观园,还是卿卿我我的儿女恋情,抑或是催人泪下的悲剧氤氲,俱都隐含了曹雪芹的生活经历。但冯蜂鸣先生却以命中鹄的文化发现而向世人揭示出一个隐藏了200年的真相。《红楼梦》是曹雪芹在自己早年的《风月宝鉴》基础上,引进李清照的大量素材而完成的以林黛玉为主人翁的文学作品。



冯蜂鸣先生以命中鹄的文化发现而向世人揭示出一个隐藏了200年的真相。《红楼梦》是曹雪芹在自己早年的《风月宝鉴》基础上,引进李清照的大量素材而完成的以林黛玉为主人翁的文学作品。

**冯蜂鸣** 祖籍山东临朐,学者、作家、研究员。著有理论、戏剧、文学等500余万字。研究《红楼梦》20余年,取得重大成果。其专著《李清照的红楼梦》中,充分论述了林黛玉、史湘云等形象群体的创作原型就是李清照。以确凿的证据,揭开了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隐藏了200多年的创作秘密,终结了“《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的传统观念,树立了“《风月宝鉴》加李清照等于《红楼梦》”的学术思想,被媒体称为“21世纪的重大文化发现”。

**代表作品** 《冯蜂鸣解密李清照》、《冯蜂鸣探索<红楼梦>·宝黛钗恋情内幕》、《李清照的<红楼梦>》。主要作品:电视连续剧《李清照》(编剧)、大型京剧《驼山寺》(编剧)、大型京剧《走向圣地》(编剧、导演)、大型话剧《华之光》(编剧、导演)、《青州巨佛》(研究考证)、《书与剑·冯蜂鸣故事集》(故事)、《冷热变奏曲》(纪实文学)、《冯蜂鸣剧作选》(戏剧)、《巨佛 驼山 仰天山文化探源》(论著)、《青州古代沿革简史》(论著)、《悬念小说集》(中短篇小说)、《烟霞明宫》(长篇历史小说)、《青州佛教文化史话》(论著)、《泰和寺的故事》(故事)、《黄花溪的故事》(故事)、《冯蜂鸣青齐拾英》(论著)、《释红漱玉》(论著)。

形象、才华、性格、爱好、身世经历、诗词文赋以及历代名士对李清照的经典评价,统统被曹雪芹收取来存储备用,然后,将李清照吟诗赋词的才情、多愁善感的秉性、尖酸刻薄的行止、争强斗胜的品格以及“人比黄花瘦”的孱弱和动不动就淌眼抹泪的小性儿——塑造了林黛玉;将李清照的男

子之气、大说大笑、喜欢饮酒、爽朗洒脱——塑造了史湘云;将李清照的豪放大气与俯视巾帼倒须眉的风骨——塑造了探春;又将李清照的目空一切、狂妄至极——塑造了妙玉……令她们由不同侧面同时表现了中国第一才女李清照的精神、气质、人格与风韵。

然而,自《红楼梦》问世至今的200多年间,从未有人发现这部巨著里竟然隐含着李清照的这么多文化基因与信息。冯蜂鸣以20多年的沉潜悟道,终于为我们揭开这个秘密之时,我们也便看清了曹雪芹对崇拜偶像李清照的极端热爱和坚韧不拔的大爱,也让我们似乎明白了第五回末曹雪芹突然写出的那副对联到底有何含义了:“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 冯蜂鸣的家学渊源

其实近年来,我国各界对红学的研究成果并不缺少,但几乎每一种说法都会引起各界的质疑,反对之声也往往此起彼伏。而这次冯蜂鸣先生提出的观点却没有面临这种窘境,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作者的学术研究功力深厚、证据准确翔实,更在于冯曹两家悠久的家世联系让冯蜂鸣先生多出了一份底气。

冯蜂鸣祖籍山东临朐,祖上是著名的“冯氏文学世家”。王士禛曾于《佳山堂集序》中写道:“二百年来,海岱间推学者,必首临朐冯氏。”

冯蜂鸣的十世先祖冯溥是冯氏文学世家的重要人物,其文学成就于清初文坛具有重要影响。冯溥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是康熙皇帝的宰相,被康熙帝称为“辅弼重臣”。当时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康熙帝的御前侍卫,冯溥、曹寅二人便结为忘年之交。自此之后,冯曹两家亦有世交。今天,冯蜂鸣这部令人惊喜的大作《李清照的红楼梦》里,不知融入了多少家族渊源的信息。

故此,使《红楼梦》隐藏了两个多世纪的最大机密大白于天下之时,又对这部顶尖的古典巨著作出全新阐释的《李清照的红楼梦》,自然就是21世纪之重大文化发现了。

## 87版电视剧: 利润率后无来者

(上接第十五版)

除了以上两部电视剧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事关《红楼梦》的收藏热多年来也旺盛不衰。2010年,一本1988年的旧挂历被摊主叫卖400元,一套小人书的市场价已达5万元,一张面值仅为2元的小型张升值500倍,其它的如邮票、小人书、剧照、扑克、电话卡等藏品身价也都涨势不菲。

绘画和书籍作品可以说是《红楼梦》收藏品里的“极品”。目前像《红楼梦图咏》、《点石斋画报》等仕女画图谱早已成为国内春秋两季拍卖会上“古籍善本专场”的抢手货,其价值不可估量。

据了解,在2010年1月下旬江苏省拍卖总行举办的古籍善本专场拍卖

## 一样的红楼情结 不一样的红楼解梦

(上接第十五版)确实又有几个人知道这桃花原本就是象征着李清照凄惨婉约的一生,“易安乃逐水桃花之不若矣”,恐怕只有记得明人江之淮对李清照的这句极其恰当的重论的人,才知道那担着花锄,提着花囊的哪是林黛玉啊,分明就是流落江南的李清照。

以上种种,这正是这本《李清照的红楼梦》最了不起的地方。在那看似平静客观的文本背后,冯蜂鸣先生的细细解读才让我们看出了曹雪芹自有深深的用意。而这一切又不是空穴来风或肆意猜测的,都是有史可查、有据可证的。而当行笔到最后的时候,却猛然间生生地截断了。也许还会有很多的发展

空间和发散之处,但是因为少了证据的支撑,所以作者宁愿不做妄自的猜测,就像他断不肯下结论说“李清照就是林黛玉”一样。“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这样的用笔终未落入他人的窠臼之中,更令读者钦佩了几分。

《红楼梦》留给后人的评述和解读空间不会减少,后人对《红楼梦》的探索和认识不会完结。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看罢这本《李清照的红楼梦》,让我们这些保驾护航的看热闹的多了几分期待,盼着冯蜂鸣先生下一本新书什么时候再来,好让我们再把这个红楼梦大门打开,看个仔仔细细,瞅个个端详分明。

解读



## 对话冯蜂鸣: “李清照是林黛玉原型”

□ 钟启

《中国企业报》:冯老师,您的新书《李清照的红楼梦》在全国书店上架后,取得了不凡的柜台效果,每天都位于新书销售排行榜的前10名。甚至有媒体说这是“21世纪的重大文化发现”,您想到过这个效果吗?您认为个中原因是什么?

冯蜂鸣:这个书肯定是有喜欢的。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么多人喜欢,这是没想到的。我觉得除了这个书的论点和论述方式有点与众不同以外,两位总策划田伟先生和吴昀国先生在选择推出时间、方式等,这些决策的科学性,也是很关键的。

《中国企业报》:当下对红学研究都有一些固定的流派和套路,可是您选取的路线和常人完全不同,您是怎样把自己的红学研究集中到“李清照”身上的?这本《李清照的红楼梦》中的理论可以说从根本上动摇了红学的基础,中国的红学家有很多,为什么80余年里从没有人提出你这样的观点?您又如何保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呢?

冯蜂鸣:你这些问题学术性太强,我慢慢回答吧。

你说的流派和套路的说法,还是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弄的是“西医”,要是路线一样反而不对付了。你说的“集中”大概指的是,我把红楼和清照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节点吧。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节点,很容易找,或者是风刮的,或者是有人摘下来的。但你要问长出苹果的节点,那就不好说了。我从红楼里看出李清照来,就很像一个长出苹果的过程,因为我对李清照和红楼梦都是很熟的。读红楼的时候,就感到清照在大观园里,在那里边摇摇地走来走去。读清照的时候,又好像看到黛玉在归来堂“泪湿罗衣”,史湘云在易安室里“浓睡不消残酒”。后来,让我从理性上坚定了认识,是读到了刘辰翁的那首《永遇乐》。他“托以易安自喻”,就是把自己想象成李清照,写的这首词。恰恰就是这首词里,有13个大观人物的名字。我读刘辰翁,那是20多年前的一个深夜,当时的情景我到现在记忆犹新。我突然发现了曹雪芹的这个秘密,当时我一直激动到天亮,浑身的细胞都兴奋。对了,这件事儿就算是我把红楼梦与李清照联系起来的标志吧。

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别人都发现不了红楼梦与李清照的这个关系?这就是因缘。我想,凡是读过我的书的人都会看出来,我是用事实说话的。我的证据链算是很充分了。我在后序里举了李昌钰断案的例子,他只用了几个间接证据,就把既无直接证据,又零口供的嫌疑人给办了。我这书里的证据,大约有一百三四十个吧。光那些可以列表对比的,就有100个呢。另外许多读者说,“原来林黛玉就是李清照哇”——这个话可不是我说的,我的书里没有这样说过。那么读者怎么会说呢?他看了我的书,自己得出了这个结论嘛。

《中国企业报》:那您为什么不不说林黛玉就是李清照?整个一部《李清照的红楼梦》40多万字,论证的就是林黛玉即李清照。可您不但一句也不这样说,我注意到您反而还要宣布:“黛玉不是清照,永远不是”,这是为什么呢?

冯蜂鸣:这本来不是问题。你作为问题提出来,这就是问题了。我们针对红学来说吧:很多对文学比较陌生的人在那里搞,他们以为生活是米,把它洗净了,添点水,煮熟了,那就是文学的饭。其实不是。我在书里也表达过这个意思:文学是蜜,生活素材是花粉,作者是蜜蜂。《红楼梦》的制作过程叫“酿”,酿蜜的酿。不是做饭那样“做”出来的。所以,蜜和花粉的差异是很大的。不知我说明白了没有?李清照的形象、经历、性格、爱好、诗词文赋等都是花粉,曹雪芹这个蜜蜂采来以后,酿出了黛玉形象群体。当然,读者可以说林黛玉就是李清照。我不可以说,我要说只能这样说:林黛玉的形象取材于李清照。李清照是林黛玉的创作原型。可是这是文学理论的语言,我的书恰恰是不玩理论的。所以你在书里就看不到了嘛。

《中国企业报》:作为四大名著中最为风花雪月的小说,红楼梦不仅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同时也是和我国朝历史息息相关的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在您的书中更多提到的是红学的文化和历史渊源,除此之外,您觉得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还有没有别的解读方向?

冯蜂鸣:别的解读方向还有很多。譬如,作者所在的大清的社会状态是什么样的,红楼里是一定要有体现的,而且要体现得相当充分,这样这部书才称得上伟大。那么它怎样体现呢?我举个例子。

赵姨娘是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下三滥,浑身没有丝毫的亮点,所有正常人没有一个喜欢她的,你听听她的绰号是什么:“混账老婆”“赵不死的”。多狠哪!就是这个赵姨,在小戏子面前在丫头们面前,照样自信,照样摆谱,摆她那半个主子的谱。她为什么不怕别人骂她呢?她有个信念:你们骂我没用,老爷喜欢我呢。哪一回老爷从外头回来,不是先到我的床上去?这个社会现实就比较沉重了:在赵姨看来,只要上头喜欢我就行,别人怎么说,说个屁呀。在贾政这个上头看来,你们骂她当了什么?老子偏要重用她呢!不知我说明白了没有。《红楼梦》里的社会历史意义是这样表现的。

《中国企业报》:您有想过续写《红楼梦》吗?

冯蜂鸣:我在《冯蜂鸣探索红楼梦》这本书里,有过比较明确的论证,曹雪芹完成100回红楼以后,又拿下后20回烧掉了。所以,80回的书是曹雪芹自断的。自断之前,他大修了前五回和后三回,让80回书变成了一个既完整又圆满的整体。也就是说,人家作者的定稿就是80回。谁想续写《红楼梦》,就是没有读懂《红楼梦》,而且续出来的肯定是假冒伪劣。

《中国企业报》:在此之前,您的两部红学专著都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好评,有的网友说,您的红学著作是“文字最美的”、“最引人入胜的”、“分析人性最彻底的”,还有“最叫人服气的”。您既然具有了这个红学的功力,肯定不会轻易放弃吧。那么您下一步的写作计划能不能透露一下?

冯蜂鸣:可以。我还有两本书的构思。先透露一个吧。《红楼梦》的前身不是《风月宝鉴》吗?看过我的书的人也都知道了这样一个公式:《风月宝鉴》+李清照=《红楼梦》。可是这个《风月宝鉴》谁都没见过。我要把它拿出来,让读者看看。